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門法律卷十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痰飲門

論

條

西昌喻昌撰

痰飲論

喻昌曰痰飲為患十人居其七八金匱論之最詳分別

其名立其名後世以其名之多也徒徇其末而忘其本

醫不思聖人立法皆從一源而出無多歧也蓋胃為水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

一

穀之海五藏六府之大源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
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
五經並行以為常人金匱即從水精不四布五經不並
行之處以言其患謂人身所貴者水也天一生水乃至
充周流灌無處不到一有瘀蓄即如江河迴薄之處穢
莖叢積水道日隘橫流旁溢自所不免必順其性因其
勢而疏導之由高山而平川由平川而江海庶得免乎
泛濫所以仲景分別淺深誨人因名以求其義焉淺者

在於軀壳之內藏府之外其名有四曰痰飲曰懸飲曰溢飲曰支飲痰飲者水走腸間漚漚有聲懸飲者水流脇下咳唾引痛溢飲者水流行於四肢汗不出而身重支飲者咳逆倚息短氣其形如腫一由胃而下流於腸一由胃而旁流於脇一由胃而外出於四肢一由胃而上入於胸膈始先不覺日積月累水之精華轉為混濁於是遂成痰飲必先團聚於呼吸大氣難到之處故由腸而脇而四肢至漸漬於胸膈其勢愈逆矣痰飲之患

未有不從胃起者矣其深者由胃上入陽分漸及於心肺由胃下入陰分漸及於脾肝腎故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緣水攻於外火瑕故水益堅火鬱於內氣收故築動短氣火與水為仇故惡而不飲也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緣肺主氣行營衛布津液水邪入之則塞其氣道氣凝則液聚變成涎沫失其清肅故引水自救也水在脾少氣身重緣脾惡濕濕勝則氣虛而身重也水在肝脇下支滿噎而痛緣肝與膽為表裏經脈

並行於脇火氣衝鼻則嚏弔脇則痛也水在腎心下悸
緣腎水凌心逼處不安又非支飲鄰國為壑之比矣夫
五藏藏神之地也積水泛為痰飲包裹其外詩有謂波
撼岳陽城者情景最肖詎非人身之大患乎然此特隨
其所在辨名定位以祈治不乖方耳究竟水所蓄聚之
區皆名留飲留者留而不去也留飲去而不盡者皆名
伏飲伏者伏而不出也隨其痰飲之或留或伏而用法
以治之始為精義昌試言之由胃而上胸膈心肺之分

者驅其所留之飲還胃下從腸出或上從嘔出其出皆直截痛快而不至於伏匿人咸知之若由胸膈而外出肌膚其清者或從汗出其濁者無可出矣必還返於胸膈由胸膈還返於胃乃可入腸而下出驅之必有伏匿肌膚而不勝驅者若由胸膈而深藏於背背為胸之府更無出路尤必還返胸膈始得趨胃趨腸而順下豈但驅之不勝驅且有挾背間之狂陽壯火發為癰毒結如橘囊者伏飲之艱於下出易於釀禍其誰能辨之誰能

出之邪昌以靜理而譚醫施治鑿鑿有據謹因金匱秘
典直授金鍼令業醫之子已精而益求其精耳

痰飲脈論

喻昌曰痰飲之脈金匱錯出不一難於會通以鄙見論
之亦有淺深微甚之不同可預明也脈要精微篇曰肝
脈乘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
肌皮腸胃之外也此特舉暴飲水溢飲病之最淺者為
言耳仲景會其意即以飲證分之為四統言其綱曰痰

飲懸飲溢飲支飲大都為由淺入深者商治失此不治而至於積水滔天即此四飲自有不可同語者矣其謂飲脈不弦但苦喘短氣者見飲脈本弦飲脈不弦則水之積也不厚然亦害其陽氣微喘短氣而已其謂支飲亦喘而不能臥加短氣其脈平者見支飲上於胸膈喘而短氣其脈仍平有而若無纔有停積未至留伏故不見於脈也其謂脈浮而細滑者傷飲見浮而細滑非傷風傷寒之比亦飲之初鬱氣分而未深也醫者於此時

蚤思昏墊之災亟興已溺之念而行因勢利導之法患
斯解矣否則證成深錮末流愈分伏根之所愈不可識
經年檢方問藥漫圖成功其可得乎故凡見脈轉沈弦
一派即當按法求之其曰脈沈者胸中有留飲短氣而
渴四肢歷節痛言肺之治節不行宗氣不布故短氣氣
不布則津亦不化故膈燥而渴脾氣不運水飲流於肢
節而作痛也似此一證肺脾交病所稱飲入於胃遊溢
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輸於肺之常者且轉而藉

寇兵齎盜糧矣欲求其安寧可得乎至論弦脈則曰咳者其脈弦為有水曰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虛脈偏弦者飲也為喘滿曰脈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曰脈沈而弦者懸飲內痛此即沈潛水蓄支飲急弦而廣其說除大下後其脈雙弦者有虛寒之別其偏弦者俱為水飲也冬夏難治亦因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之法不若春秋為易施耳懸飲內痛謂懸飲結積於內其甚者則痛也更有沈緊之脈主心下痞堅面色黧黑之證謂水挾腎

寒雜揉於心肺之分則心下堅而面色黑也有脈伏而為留飲之證積飲把持其脈而不露較瀋脈尤甚矣又曰脈伏便利心下續堅此為留飲欲去故也又曰久咳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凡此皆病深而脈變當一一逆其流而窮其源者夫天樞開發胃和則脈和今為痰飲凝結其中則開闔之機關不利而脈因之轉為沈弦急弦偏弦弦數弦緊或伏而不見非亟去其痰飲亦胡繇脈

復其常邪淺者淺治深者深治淺深之間者適其中而治留者可攻伏者可導堅者可削再一因循病深無氣灑灑時驚不可救藥矣

痰飲留伏論

喻昌曰痰飲之證留伏二義最為難明前論留飲者留而不去伏飲者即留飲之伏於內者也留飲有去時伏飲終不去留伏之義已見一班而金匱奧義夫豈渺言能盡謹再陳之金匱論留飲者三伏飲者一曰心下有

留飲其人背寒如掌大曰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曰胸
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言胸中留飲阻
抑上焦心肺之陽而為陰暄則其深入於背者有冷無
熱并阻督脈上升之陽而背寒如掌大無非陽火內鬱
之象也脇下為手足厥陰上下之脈而足少陽之脈則
由缺盆過季肋故脇下引缺盆而痛為留飲偏阻木火
不伸之象飲留胸中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為肺不行
氣脾不散精之象也合三條而觀之心肺肝脾痰飲皆

可留而累之矣其義不更著邪至伏飲則曰膈上病痰
滿喘咳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
暈劇必有伏飲言胸中乃陽氣所治留飲阻抑其陽則
不能發動然重陰終難蔽晝有時陽伸陰無可容忽而
吐發其留飲可以出矣若更伏留不出乃是三陽之氣
伸而復屈太陽不伸作寒熱腰背痛目泣少陽不伸風
火之化鬱而并於陽明土中陽明主肌肉遂振振身暈
而劇也留飲之伏而不去其為累更大若此然留飲伏

飲仲景不言治法昌自其過抑四藏三府之陽而求之
則所云宜用溫藥和之者豈不切於此證而急以之通
其陽乎所云苓桂朮甘湯者雖治支滿目眩豈不切於
此證而可做其意乎故必深知此例始可與言往法也
後人不明金匱之理妄生五飲六證之說即以海藏之
明於五飲湯方下云一留飲在心下二支飲在脇下三
痰飲在胃中四溢飲在膈上五懸飲在腸間而統一方
以治之何其淺邪

再按痰飲總為一證而因則有二痰因於火有熱無寒
飲因於濕有熱有寒即有溫泉無寒火之理也人身
熱鬱於內氣血凝滯蒸其津液結而為痰皆火之變
現也水得於濕留戀不消積而成飲究竟飲證熱濕
釀成者多寒濕釀成者少蓋濕無定體春曰風濕夏
曰熱濕秋曰燥濕冬曰寒濕三時主熱一時主寒熱
濕較寒濕三倍也內經濕土太過痰飲為病治以諸
熱劑非指痰飲為寒後人不解妄用熱藥藉為口實